

鄂伦春文史选辑

鄂伦春自治旗政协文史选辑编辑部编

(总第二期)

1987年7月23日出版

目 录

回忆录

珍视历史 纪念父亲

——阿爸盖山回忆录……………占珠梅口述 柴少敏整理 (1)

怀念英雄孙生禄……………季秀志 (23)

猎区 博采

猎乡掬珍……………湮蓼洋 (28)

抗联 歌曲

东北抗日联军军歌……………关云泰搜集 (33)

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之歌……………关云泰搜集 (34)

编 后 记…………… (36)

摄影

王明贵与占珠梅四十年后的欢聚……………白皓摄 (封面)

王明贵于1955年3月邀请占珠梅全家到哈尔滨作客并合
影留念……………吉太翻拍 (封二上)

占珠梅常用与王明贵合影的照片教育后代继承革命传统,
不忘民族团结与革命友谊……………关云泰摄 (封二下)

占珠梅于1983年荣获旗、盟、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表
彰大会奖励这是她手持奖状和奖品归来……………白皓摄 (封三)

占珠梅幸福的家庭……………关云泰摄 (封底)

珍视历史 纪念父亲

回忆阿爸盖山

占柱梅讲述 柴少敏整理

记忆，象筛子，该留的留下了。

往事，就象嵌刻在桦皮篓上的图案，尽管岁月无情流逝，那本来的东西依然清晰可辨。

许多鄂伦春人同抗联部队并肩战斗结成的生死友情，为驱逐日寇还我中华而共同谱写的悲壮诗篇，时时激励着我。使我终于同意了采写这篇回忆文章的要求。

愿把它，献给拯救鄂伦春人逃脱苦海的伟大的党；献给故乡的父老乡亲；献给引导阿爸得以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明贵叔叔、王钧叔叔、陈雷叔叔。

献给那些曾同爸爸一起战斗过的至今健在和已经故去的叔叔、伯伯们。

献给九泉之下的爸爸。

苦难的童年

黑熊的胆汁最苦。解放前，鄂伦春人的生活比熊胆还要苦三分。

听老人讲，奶奶生下两个儿子、一个姑娘。爸爸排行老三。

这是个贫寒的鄂伦春家庭。爷爷是个很熟练的猎手。一年到头顶多能打到十几只狍子。别人至少也能打到十几头鹿、十几头犴，

用这鹿茸、犴茸向“安达”换些弹药和粮食。爷爷打的这点猎物不值钱，连吃的都不够，更换不到衣物用品。生活更加贫苦。

贤慧的奶奶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就经常跟着“乌力楞”的猎手们进山打猎。帮着他们干一些搬运猎物、卸马、做饭、熟皮子等活计。靠着乡亲们的照顾，靠着当时鄂伦春人猎物平分的美德，才使一家人活命。

在我伯父十岁、爸爸才七个月那年春天。“乌力楞”搬迁新的猎场，按照古老的习俗“烧荒引兽”而点燃了荒草。这一天，风很大，奶奶背着爸爸同姑姑合骑在一匹瘦弱的猎马上，家里仅有的另一匹马驮着全家的皮被、锅盆等用俱，爷爷和伯父步行跟着。没走出多远，烧荒的大火就劈劈叭叭地卷了过来。烈火卷着纷纷扬扬的草木灰，冒着呛人的浓烟，铺天盖地地围住了这老少五口人。爷爷见事不好，猛推伯父一把，叫他自己快点跑出去。奶奶赶紧跳下马背，找了一块草稀的地方，将爸爸和姑姑往怀里一搂趴在地下。爷爷急忙脱下皮袍盖在她们身上，也找个地方趴下了。

无情的烈火呼啸着窜向遇难人，吞噬着它遇到的一切。草着了，树着了……烧过的土地都热得烫人。

大火过后，奶奶和爸爸的伤势最重。奶奶的头法烧焦了，搂着孩子的那只胳膊衣袖烧没了，手被烧得变了颜色。爸爸的胳膊和脸烧出了层层水泡。

这些伤，若是在今天，本算不得什么。可那时在深山老林里，哪来的医，哪来的药，又哪里有钱呢？只能硬挺着。后来，他们的伤口都化了脓，这一块那一块的流脓淌水。爸爸差一点送了命。奶奶的手落下了终生残疾，抽得象个鸡爪子，胳膊抬不起来。

这一场大火烧掉了全部家当，烧死了仅有的两匹马。

猎人没有了猎马就象过河没有了桥。

缺吃少穿、贫病交困怎么生活？

深重的灾难压得爷爷奶奶在绝境中苦苦挣扎了三个月，也压得爷爷变硬了心肠。

有几次，他同奶奶商量要卖掉爸爸！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世界上做父母的哪有情愿卖掉自己亲生骨肉的？奶奶紧紧抱着仅仅十个月的爸爸，酸苦的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来，撒湿了前襟、滴落在爸爸身上，也滴在爷爷的心头。

尽管奶奶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，但几次提起这个话头，奶奶都哭得死去活来。爷爷羞愧难当，唉声叹息。

可是，不忍心又怎么办？

一天，一个人从巴彦来到我们的“斜仁柱”，那人一进门就紧紧盯着爸爸，粗鲁地捏捏爸爸那枯瘦的小胳膊小腿，拉过来推过去的打量，就好象在相看一件貂皮似的。吓得爸爸哭叫着往奶奶的怀里钻。然后，把爷爷叫出去，不满地抱怨着，说这孩子又黄又瘦，怕不好养活，值不了多少东西。爷爷强忍着悲痛乞求着：“求你救救我们一家，救救孩子这条命吧……”

现在的孩子，哪个不是用自己母亲丰甜的乳汁、精制的奶粉、甘美的麦乳精滋养着。可那时，可怜的爸爸却那有这样的福份。母亲干瘪的乳房早已挤不出一滴乳浆，无法用眼泪为他充饿；又硬又腥的兽肉难以下咽；苦涩的野菜汤饿得他又哭又闹。靠的是一点点省下来的小米和慈母的疼爱。哪能不黄，哪能不瘦！

此刻，他哪里会知道，就连这仅有的一点点母爱也要失去了……

还在一个劲地叫饿。

斜仁柱外，买人骨肉的交易在讨价还价；斜仁柱里，奶奶泪满前胸，哆嗦着手把仅剩下的一小撮小米倒进吊锅。她要最后为儿子好好熬上一点粥……

爸爸终于被那人抱走了。

“哒哒”的马蹄声一阵阵远去了。爷爷、奶奶的泪水随着这凄凉的马蹄声越流越长。爸爸那哭喊声、挥拳挣扎的小手，把爷爷、奶奶的心搅碎了，抓走了。留下来的是一口铁锅、两小皮口袋粮食、一包火柴和八尺青布。

苍天啊，那场无情的烈火没能从一个母亲的怀里夺走爱子，这穷困的魔爪劫夺去了她的心头肉。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拖去那陌生的远方！爷爷抱着哭死过去的奶奶呆呆地望着茫茫苍天，天下大道千万条，哪一条是我们鄂伦春人的阳关道啊！

爸爸被卖掉以后，爷爷经常唉声叹气，奶奶更是泪水不断。他们为生活的艰辛而伤情，为儿子的离去而悔恨。尤其是奶奶，她哭伤了身体、哭坏了眼睛。一颗做母亲的心时时刻刻惦念着远方的儿子，不知他是冷是热，是饿是渴？常常象着了魔似地一个人到老林里打转转。每逢巴彦来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听爸爸的消息。她多么想能亲眼看看自己的儿子，亲耳听到他叫一声“阿妈”啊！

泪水和忧愁伴着奶奶熬过了七个年头。

后来，我的一位在黑河居住的舅爷听到卖掉爸爸的消息十分痛心。他把家里仅有的三匹马都带上，走了七、八天找到我家的斜仁柱。一进门就把爷爷、奶奶大骂一顿。

隔几天，舅爷托人把买去爸爸的那人找来。

大家笑脸相陪，拿出特意换来的白酒，围坐在篝火旁，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烟敬酒。商量着要赎回爸爸。

一听这话，那人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咱们说出去的话，就象射出手的箭，怎么能收回！……这七年的养育使我花费了多少心血？……不行……！”他无论如何不肯答应。说到后来，他气冲冲地就要离去。爷爷、奶奶急得没有办法，双双给他跪下了。

第二天，全“乌力楞”的亲友都来说情。大家的劝说，爷爷、奶奶的哭求，终于打动了他的心。用四匹猎马的代价换回了爸爸。

总算祖上有德，几经飘零磨难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

坎 坷 的 路

浩瀚广袤的林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鄂伦春人，熏陶出猎人强悍、正直、纯朴、善良的品格。

爸爸成了受人爱戴的“莫日根”。

爷爷去世后，爸爸已经长成了一个魁伟的猎人。结了婚。是个远近几个部落都知名的好猎手。

他和伯父每年猎获的野兽最多。每年大约能打到一百来头狍子和野猪、三、五架鹿茸、十几头犴。还能打着一二十张猞猁、紫貂等珍贵细毛皮。这些猎物，他总是按照我们鄂伦春人的传统习惯把大部分猎品分送给“乌力楞”的贫苦猎民。对特别困难的还要多送些。剩下的就向“安达”换取一些火药、铅块和生活用品。

那个时候，满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，安抚边境，在鄂伦春部落中物色头领。因为爸爸性格耿正豪爽，待人热情心直，被乡亲们推荐上去。被授予冠带，任为一个部落的佐领。但他从来不巴结官府，

干那些坑害乡亲们的事。

每逢传他去齐齐哈尔、博克图等地开会，总是利用这个机会极力向当局反映鄂伦春人的穷困处境，维护鄂伦春人的利益。回来时，还热心地为乡亲们捎回一些火药、铜火帽、铅块等物品，帮着大家解决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。

平时的爸爸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鄂伦春猎人，忍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，承受着命运的摆布。

那时，姑姑早已出嫁。我已经有了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。从我记事起，妈妈就成年有病，整天打不起精神。但还要侍奉年迈的奶奶，操持一家七口人的家务。多亏伯父的负担不大，帮着维持这个家庭生活。减轻了爸爸的一点负担。

那年冬天，伯父同几个猎手一起上托河猎场打貂去了没几天就得了重病。深山老林，无医无药，伙伴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情一天天加重。默默地死去了。大家用一条旧毯子包住他的尸体，用桦皮做了个简简单单的灵棺，风葬在树杈上。

伯父死后，爸爸的负担更重了。面对这老母病妻、一家人贫病交加的困境，爸爸变得越来越沉默。整天不愿多说一句话，只是拼命地出猎干活。他想用那出色的枪法和辛劳的汗水改变这苦日子。奶奶也挣扎着帮妈妈干活，经常虔诚地祈求神灵降福到斜仁柱里来。

可是，神灵没有赐福。厄运却一个又一个地降临了。

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大兴安岭，伸进了鄂伦春人的斜仁柱，对猎民实行了残酷的压榨。

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政策。把鄂伦春青壮年编成“山林队”，

每年春秋两季将猎民集中起来，实行为期一两个月的“集训”。每个“山林支队”都派来两名日本“指导官”指挥训练。

由于春秋两季正是打草、出猎的黄金季节，猎民们怨声不绝，很多人不愿在这里遭洋罪。加上听不懂日本人的口令，很多人稍有抵抗和不满就经常被罚跪、罚站，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。有时是“指导官”亲自动手，用马靴踢，用指挥刀鞘没头没脑地乱砍；有时使出更恶毒的刑法，叫两个猎民对面站着，你打我的嘴巴，我打你的嘴巴，称叫协合嘴巴。指导官在一旁嘿嘿狞笑，看到那一个不使劲，就要加倍惩处。他们根本没把鄂伦春人当成人啊！

有的猎民忍受不住日寇的欺压，弃枪逃走了。有的暗中商量要刺杀指导官。可是，一经被发现，不是倍受酷刑，就是被暗中处死了。

在经济上，他们设立所谓的“畜产公司”，垄断所有的猎产品。

开始，他们以狐狸的假慈悲发给部份猎民七九枪和子弹，说是帮助鄂伦春人。那时，猎民最先进的猎枪是“别力弹克”，这种打铅弹的火药枪，射程短，响声大。没有七九枪的射程远，五发子弹来得快。纯朴的鄂伦春人当成了好事。

可是，领了枪就是套上了紧箍咒。

他们每天发给一二发子弹，从不多给。要领新子弹时必须拿旧弹壳换。所以，猎手出猎只要枪响，不管是山陡雪大还是草高水深，都要设法捡回弹壳。吃尽了苦头。

所有的猎获物都要统统地交给“畜产公司”不准私自同“安达”交换。违者受刑。

交上去的猎产品，不准讨价，也不准问价。只在他们那里记着一本“黑心帐”。相反，他们发给猎民的东西却每人有一个小本本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不管交上多少珍贵的猎品，也只能领到一点子弹、火柴、食盐什么的。除此之外，那就是每人发给一份鸦片顶钱。不管会吸不吸，每人每天一份。久而久之，一些猎民染上了吸毒的恶习。

爸爸和许多鄂伦春人看透了日本人的毒蛇心肠，宁肯使用破旧的“别力弹克”打猎，也不去领日本人的钢枪，不愿去受那份压榨的窝囊罪，自有他的凛然正气。

可是，慑于日本人的淫威，“安达”不敢进山来了。爸爸打到的猎物无处去换东西，生活越加穷困了。

不久，哥哥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。大姐婚后不久，可怕的结核病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。

最使我难忘的是二姐。她是个秀丽端庄的姑娘，长得可美了，一双大眼睛水凌凌的，爱说爱唱，见人就笑。常常哄着我到河边去摘毛毛苟玩，到山坡去采摘稠李子、野都柿，回来放进吊锅熬稀米粥吃。那年，由奶奶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住在黑河的青年猎手。

有一次，二姐突然回来了。晚上，我高兴地缠着她给我唱歌听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总是呆呆楞楞的，一双一对的眼泪滴在我的身上，奶奶和妈妈的眼晴也是含着泪水，吓得我再也没敢吱声。

第二天，我又叫二姐领我去采花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终于答应了。

那天，我们采了好多花。可是姐姐始终不高兴，坐在那堆花的旁边两眼痴呆呆地望着远方。过了一会，她忧郁地说：“小妹，姐

姐给你唱歌吧。”

“提起家哟好心酸，

抛下我哟孤单单；

忍饥挨饿到处漂零，

有苦难诉哟泪连连。

“在家哟，在家受丈夫的气，

没处去，没处去诉苦！

到山上，到山上唱支歌，

用歌声，解解心里的闷屈！

那伊斯那伊哟，

用歌声，解解心里的闷屈！”……

姐姐再也唱不下去了。

原来姐夫竟是一个脾气暴烈的人，经常喝醉酒打我姐姐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旧伤未好新伤又添上。二姐整天在泪水里泡着。这次，是她无法忍受丈夫的打骂，骑马走了十来天，偷偷地跑回来了。

可是，害人的封建风俗哪能容她呆在父母身边，又哪能容她逃离苦海！姐姐两次逃来家中，两次都被婆家人追了回去。

没多久，她，上吊死了！我那可怜的姐姐啊！

俗话说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姐姐们的悲惨遭遇使奶奶忧怨离世。妈妈的病情也日益加重，腹部又肿又硬，站不住，躺不下，整天靠坐在“斜仁柱”潮湿的地上，不停地呻吟着。

这一天，我看妈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，爸爸走了出去，我怕妈妈受凉赶紧拉过一条狍皮睡袋给她盖上。没多久，我家的斜仁柱里

突然来了一帮乡亲，一位亲戚上来把我从妈妈身边领走，说是哄我去玩。等我回来时，妈妈静静地躺在爸爸怀里。

看到这个情景，我象疯了一样扑到妈妈身上，撕扯着妈妈的衣服嚎啕大哭起来。阿妈，你怎么啦？……阿妈，你说话呀！……可是，阿妈再也听不到女儿的呼唤，不能回答女儿的问话，再也不能给我讲仙女和莫日根的故事啦！

爸爸满脸泪珠，轻轻放下妈妈的尸体，心疼地将我一把搂在怀里，断断续续地说：好孩子别哭了……你阿妈……活不了啦……以后，就剩咱们俩了……我养活你！”爸爸伤心的泪水滴湿了我的头发，也润慰着女儿悲冷的心。

从此，我跟着孤独的父亲过着更加凄苦的日子。白天，爸爸出去打猎，从不远走，天黑前赶回来照看我。爸爸出猎没人给我做饭吃，饿时就从皮口袋里掏出几块又干又硬的肉干充饥，吃点冷汤剩饭。渴了就跑到小河沟子捧几口凉水喝。有时爸爸在天黑前赶不回来，我就一头钻进斜仁柱，盖上又脏又破的狍皮被倦缩在潮湿的地上。外边漆黑的夜，阴森森的老林，不时有几声野兽的嚎叫，伴着风声雨声一齐传来，就象有无数魔鬼要把我从破被里抓走似的。吓得我捂住耳朵，缩成一团，不敢大声哭叫。常常是在抽泣中睡去，在爸爸的叹息声中醒来。如逢爸爸远猎，好心的乡亲们就将我接到他们的斜仁柱去。这里三天，那里五日，焦急地等待着出猎的亲人。

我的童年，是在父亲的叹息和泪水中渡过的。

我十三岁那年，乡亲们又帮爸爸娶了继母。继母待我很好，使我这个早失母爱的苦孩子又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爸爸也不再那么忧愁了。

可是，不幸又一次降到爸爸头上。一年后，继母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

当时，爸爸已是一个近四十岁的人了。日寇的压榨、生活的磨难，使这条大汉过早地衰老了。性格更加沉寂，经常呆呆地守着篝火出神。他的心已经沉沉睡去。

醒 在 黎 明

一九四〇年，抗战处于艰苦阶段。东北抗日联军失去了哈尔滨以东的部份游击区，党组织遭受到很大损失，抗联所属各部转战敌后，开辟新区，坚持持久战。抗日战争依然烽火连绵。他们在祖国辽阔的北疆频频出击。冬天，在山区活动，夏季，青纱帐起，转向平川地带。断交通、拔据点、歼敌寇、救民众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

这年夏天，由王明贵、王钧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，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活动于德都、嫩江、讷河、阿荣旗一带，后挥军挺进大兴安岭，在原始密林中与敌寇周旋，与日寇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。

他们主动接近世代游猎在深山老林中的鄂伦春兄弟，同猎民交朋友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党的阳光照进了斜仁柱。

当时，我们住在葛泥河附近，一个“乌力楞”四个“斜仁柱”。

这一天，阿爸起得很早。告诉我说，今天要去打鹿，要晚一点回来，叫我不要害怕。

爸爸走后，我默默地等待着。这一天，从早晨到中午，从中午到日落，我不知跑出斜仁柱多少趟，总盼不见阿爸的影子。

天，越来越黑了。我再也不敢跑出斜仁柱，躲在里面又急又怕。

大约十点钟左右，我听见斜仁柱门口有轻微的响动，扒着门帘缝细看，是我家的猎狗站在那里，接着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。呵，阿爸回来了。

我急忙跑出去帮着阿爸卸马。看到马鞍上沾着血迹，但是却空空的没有猎物，我很奇怪。

我边卸马边问阿爸：“打着了吧！”

阿爸说：“什么也没打着。”

我不相信：“没打着东西，哪来的血？”

阿爸见我这样发问，有点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是帮着别人驮东西弄的。”

我看到阿爸这副神态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事，就一边给他拿饭一边追问。

后来，阿爸想了半天，看到我焦急地样子就一边喝水一边说：“孩子，阿爸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。说了，我的命没了，你的命也没了。”

当时我很奇怪，什么事这么厉害呢？

阿爸接着告诉我，他今天打猎回来时，遇上了一伙带枪的汉人，都是穷穷的人，是好人。以后，鬼子讨伐队来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。你哥哥来了也不要告诉。又说，我把打到的肉都送给他们了。

原来，抗联三支队当时正活动在这一带。他们生活异常困苦，军需无保障，常常采食野菜充饥，有时不得不忍痛杀掉战马。日本鬼子最怕抗日联军和猎民结合在一起抗日，所以鬼子讨伐队三天两头进山“围剿”。并且靠欺骗宣传、胁迫一些鄂伦春猎民编成“山

林队”，妄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伎俩打击抗日力量。

抗联三支队为了团结广大鄂伦春人共同抗日，主动接近猎民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宣传党的政策。这一天，他们站在山上瞭望发现山下有四个斜仁柱，经过一番观察，见到斜仁柱旁有马匹，还有马驹子，断定不是敌人。就派人下山联络。结果与阿爸打猎回来相遇。

阿爸被领到抗联驻地后，见到了三支队支队长王明贵、政委王钧和宣传科长陈雷等人，他们一个个和气可亲，和阿爸热情交谈，向他讲解抗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自己的队伍，是打日本的，主张各民族平等，共同抗日救国救自己，给了阿爸以极大的鼓舞和信任感。正巧，三支队中也有一名鄂伦春族战士，打通了语言不通的障碍，使他们谈得很投机。

爸爸说到这里，心情十分舒畅，往日阴沉沉的脸上挂满了笑容。我很长时间没见阿爸这样高兴过。

他叫我立刻到附近的几个斜仁柱去把舅舅等几个人找来。

这一夜他们商量了很久。

长期以来，广大贫苦的猎民受尽日本鬼子的欺压，敢怒不敢言，早就憋着一肚子气。这次听说山里来了自己的部队，大家就象在连雨天里见到太阳一样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

第二天，阿爸和舅舅共三个人又上山找王明贵去了。

这次上山，他们是专门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去了。虽然经过阿爸的介绍，大家心里还不托底，要亲眼看看。

第二次见面，他们倍加亲热。王明贵、陈雷等人进一步讲解了团结抗日的道理，讲了八路军必胜、侵略者必败的革命发展趋势，讲了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着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，

……真是越唠越亲切，越唠越高兴。使阿爸他们受到了莫大的启发教育。

尤其是抗联的同志详细地询问了鄂伦春猎民的悲苦生活情况，给予了极大的同情，赞扬他们宁愿挨饿受困，使用落后的“别力弹克”狩猎，也不去领取日本人“救济”的硬骨气，在部队装备较差的情况下，也要支援猎民兄弟，给猎民每人赠送一支“七九”钢枪和一些子弹。大家深受感动。

天下穷人心连心，鄂伦春人拿真心待朋友。

经过几次接触，他们的心越贴越近，阿爸提出要同王明贵等人结成义兄弟的要求。部队党委经过研究，同意了阿爸的要求。在一个庄重的时刻，由陈雷执笔书写了“金兰契”。几个不同民族，不同身份的男子汉跪在了一起，插草为香，对天盟誓：我们几个人自愿结拜成异姓兄弟，今后生死相依，同生死，共患难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共同抗日，革命到底，求不背叛…… 否则，天打五雷轰。”

阿爸年令最大，尊为大哥。其它人是王明贵、陈雷、高邦华（抗联干部）、莫贵林（抗联战士、鄂伦春族）、安永华（抗联战士、朝鲜族）……等人。从此，阿爸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。他以鄂伦春人的纯朴诚实，以对祖国的热爱之情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。经常随部队一起活动，一次又一次为三支队当向导，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带领三支队巧妙地避开日本人的“围剿”，瞧准时机打击日寇的有生力量。并利用他的佐领身份和影响，在猎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，团结猎民共同抗日。

难忘的历程

有一次，阿爸打听到日本人的“伊贺公司”藏积着大批的粮食和棉装。就向三支队提出了攻打“伊贺公司”的建议。

这个“伊贺公司”是日本人掠夺我国森林资源、进山“围剿”的一个据点。有二百来劳工，住着一部份日本人。

王明贵叔叔慎重研究了敌我双方的力量，采纳了阿爸的建议，作出了夜袭“伊贺公司”的决定。

当时三支队有五六十匹战马，这些马匹不能直接骑到目标那里，因为响声太大容易暴露。必须有一部份人看守马匹，部队步行接近。为了不牵扯部队的战斗力，阿爸动员了七个鄂伦春猎民跟随部队出发，负责看守马匹的任务。那次，我也去了。我为能亲身参加打日本鬼子的战斗而感到自豪。

“伊贺公司”地处葛尼河西岸，阿爸领部队抄近路从河的东岸向“伊贺公司”逼近。

经过长途行军，在离河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，在一个隐蔽的山弯里战士们纷纷下马，把马匹交给我们，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近。

离“伊贺公司”约一百多米时，部队在河南岸柳林中隐蔽下来。

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变化情况，阿爸只身离开部队，装着打猎的样子，大摇大摆地走进“伊贺公司”。

因为阿爸经常在这一代打猎，认识那里的日本人，结识了一些中国劳工。但日本人见阿爸黑夜到来，怀疑地问：“什么的干活？”阿爸机警地说：“打猎来了。”

“妈的、孢子哪里去了？”

“妈的，野甸子吃草。孢子的没打着。”

日本人见问不到什么，没有再问。

阿爸借着猎人的身份住进了工棚。待到夜深人静时，他装作上厕所的样子溜了出来，向隐蔽在对岸的抗联战士发出信号。部队见到信号，一个急冲锋，冲进“伊贺公司”。日本人在梦中统统当了抗联的俘虏。

这一仗，没费一枪一弹，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大量的粮食、服装等物资，补充了部队的给养。解放了大批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工。

战斗的洗礼，革命队伍的熏陶，使阿爸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。他珍惜这种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，更加积极主动地为抗联做事，为抗战出力。

那时，抗日联军即要在军事上对付日本人的讨伐，又要在生活上克服许多困难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冬季，常常在冰天雪地里露营，深山老林数九寒天，气温常常在零下四五十度，不象猎民白天有皮衣抗寒晚上有温暖的狍皮睡袋，他们一身棉衣穿在身上，白天当衣，晚上当被，风雪交加的时候更是苦不堪言，有许多战士穿着露脚指头的鞋，手冻得裂出了大口子，红肿发紫，流血滴水。

这些事，爸爸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回到家，领我到几个斜仁柱去动员猎民妇女为战士们做鞋、做手套。

我家的斜仁柱成了我们几个妇女集中做活的地点。大家把家里仅有的狍皮献出来，围着篝火一针一针线地做起来。白天，怕鬼子闯来惹麻烦，就在晚上做。常常是三更半夜才散去。就这样，我们先后给部队做了一些“其哈密”和皮手套。